

湖南湘乡方言非组字的今读分析

蒋军凤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湖南湘乡非组今读声母均为舌根音,部分乡镇方言中奉母读为舌根塞音;奉母的舌根塞音源于三等重唇音的分化以及匣母的影响;奉母的舌根塞音在未来演变中会擦化为舌根擦音,进而受普通话影响发生唇化。

关键词:湘乡方言;奉母;匣母;舌根塞音;舌根擦音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Pronuncia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Xiangxiang Dialect

J IANG Jun-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ome consonants in Xiangxiang dialect are velars. In some town dialect, the initial "Feng" and the initial "Xia" are pronounced as velar stops. Pronouncing the initial as velar stops is the result of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reten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itial "Xia". In the future, velar stops of the initial "Feng" will change into velar fricatives or become labial influenced by the standard spoken Chinese.

Key words: Xiangxiang dialect; the initial "Feng"; the initial "Xia"; velar stops; velar fricatives

一 湘乡方言非组字的今读特点

(一)湖南湘乡方言的非组字(不含微母字)读音有以下特点:

1、全区呈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即非组今读声母均为舌根音。今读双唇音的字只见于“浮”字白读。湘乡方言内部非组的读音区别在于奉母今读的不同。依此,湘乡方言可分成两类:第一类,奉母主要读为舌根浊擦音 γ ,如泉塘镇([饭 $\gamma u \tilde{a}$]);第二类,奉母主要读为舌根送气塞音(单念多为清塞音 k ,语流中浊音色彩明显),如金薮乡:饭 [$k' u a$ (单念) / $u a$](语流)。

2、全区范围内非组均与晓组混同,具体情况是:非敷母读同晓母,奉母读同匣母。也即匣母今读为舌根擦音,奉母也读为舌根擦音;奉母今读为舌根塞音,奉母也读为舌根塞音。

(二)非敷母读为舌根擦音的现象在现代汉语各大方言中并不多见,奉母字读为舌根塞音更为罕见,项梦冰就曾指出《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所收

的 20 个方言点中几乎找不到古非敷奉母字今读舌根塞音。^[1]

笔者所依据的材料均为亲自调查获得。除有特别说明,一般是指壶天镇的壶天村话、翻江镇的向东村话以及金薮乡的属南村话。

以下列出所有今读舌根塞音的奉母字:符扶芙 浮父附妇肥凡帆矾烦繁范犯饭焚坟贻份房防冯缝逢 奉俸缝_{缝隙}凤。

例字中“浮”的白读为双唇塞音,舌根塞音为文读音,显然是类化而来,其他奉母字“釜辅吠翡复_{复兴} 乏伐筏罚愤忿佛缚服伏袱复_{复原} 则读为舌根擦音 x , 与非敷母同音。

二 非组声母今读舌根音的分析

(一)非组声母读为舌根音的情况

奉母读为舌根塞音的翻江、壶天、金薮三地中非敷母读为舌根清擦音,所以我们会提及非组声母读

收稿日期:2009 - 03 - 0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 2009 年度青年项目“湘语中的活化石——老派湘语语音特征及发展演变模式研究”(09B026)

作者简介:蒋军凤(1972 -),女,湖南东安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为舌根擦音在其他汉语方言中的反映及有关分析,并根据方言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说明奉母舌根塞音不纯粹是唇齿音演变的结果。

非组声母读为舌根擦音的现象在闽、晋方言中早有发现。项梦冰:“闽语多数点有15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因此统称闽语为‘十五音系统’,‘十五音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唇齿擦音[fv],古非组声母字今声母读同帮组或晓组声母”,^[1]乔全生:“今山西文水方音读非敷奉纽字为[x]。今晋方言非奉两纽读[x]的方言主要集中在晋方言中部并州片、西部吕梁片两片”。^[2]

湘乡共有22个乡镇办事处,据调查:翻江、壶天、金敷三地中的非敷母读同晓母,奉母读同匣母,匣母也多读为舌根塞音。湘乡翻江、壶天、金敷三地的重唇音却是如此整齐地朝向同一方向(舌根音)发生变化,一定有更高层次的规律在引导着。一个语音成分在演变过程中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些许痕迹,但在翻江、壶天、金敷三地的方言里,非组奉母字今读音中舌根塞音占绝对优势。

壶天、翻江、金敷三地的舌根塞音带有强烈的送气成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发音人有时会将塞音发成同部位擦音,乍一听,象是舌根擦音,仔细一听,又成了舌根塞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发音人强调读音时,就可听到舌根塞音的读法,当笔者有意发成舌根擦音时,却得不到发音合作人的肯定;我们还就此音征询过发音人的意见:接近于普通话的[k]还是[x]发音人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是塞音。可见在他们心里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塞音音响,塞音才是匣母的本来读音。但是,那些匣母今读为擦音的方言中,擦音音色很明确,人们绝不会将擦音念成同部位的塞音。这样的客观事实说明湘乡方言中匣母的舌根塞音有擦音化的可能,正符合送气塞音、塞擦音有可能变成擦音的音理。此类现象同时也说明了壶天、翻江、金敷三地的匣母读音中,塞音早于擦音。

在语音的演变中,舌根音与元音u的组合容易导致唇化。这一规律的形成与人的发音生理有关,因为x声母在-u-音的影响下,上齿和下唇得以接近摩擦,容易产生f声母,这样的变化与人的生理相关,也符合省力原则。反过来,f又变为x却要勉强一些,若有此现象,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在汉语各大方言中,舌根音唇化为唇齿音的现象比比皆是,但相对而言,唇齿音演变为舌根擦音的现象就要少得多,这应当是对上述音理的一个佐证。

我们所依据的翻江、壶天、金敷三地方言中,非组字无一例外地读为舌根音或双唇音,这种情况让我们想到湘乡方言的重唇没有分化出唇齿音,否则不会不给我们留下蛛丝马迹。

从实际读音情况和音理看,我们认为重唇变唇齿再变舌根的说法不适合用来解释湘乡方言的非组今读。非敷奉微四母是从帮滂並明分化出来的,项梦冰认为“这种变化大致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完成”。^[1]所以非组奉母今读舌根塞音一定是后期的演变结果。那么,奉母的舌根塞音又是如何由上古重唇演变而来呢?

(二) 奉母今读舌根塞音的由来

我们推测今日非组奉母舌根塞音的来源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三等合口重唇音直接异化而来。语音的变化大多采用渐变的方式,这是由语言的渐变性决定的。一个语音成分的变化,开始时只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造成细微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积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变化不断进行,差异不断积累,最终结果就会造成巨大差异。笔者认为由重唇音异化为舌根塞音,虽然只是发音部位的变化,但却是大幅度的,一为双唇,一为舌根与软腭,一前一后,区别非常明显。尽管合口成分-u-会对声母造成影响,有可能对前音产生异化作用,在某些方言中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匣母以塞音为常的方言中,有例可证塞音才是最底层的读音,且不是由擦音而来,如壶天:“底下”之“下”的声母读为舌根塞音,“行为”之“行”的声母则读为舌面塞音,发音合作人很肯定地指出舌根塞音才是方言音,舌面塞音却是对普通话读音进行折合的结果。经过考察,我们还发现匣母今读无一字为擦音,不论白读还是文读。这样的语音现状促使我们认为:这些方言中匣母原本就没有擦音。既如此,壶天、翻江、金敷三地方言的匣母塞音便不可能由擦音变来。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下,持同类方言的某一行政区域内,距离中心地较远的方言相对纯粹和古老,翻江、壶天、金敷三镇处于湘乡最为偏僻的西北角,与城关的接触相对较少,更因为境内多山,如:褒忠山、黑山仑、鹰坑垸等山峰将这三地与月山镇隔开,所以这三处不光与城关镇接触少,与湘乡其它乡镇的接触也偏少,与临近的宁乡、娄底之间,因交通不方便而接触不多,这样的地理环境促使我们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三地方言会保存更多相对古

老的特点。处州方言的情况也可作为旁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存古比例较高的地区,正是崇山峻岭密集之处,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较少,有利于语音特征的保存。

综上,我们认为翻江、壶天、金薮三地的匣母今读塞音不会晚于擦音,塞音才是这些方言匣母固有的读音,并不是由舌根擦音演变而来,相反,今日的塞音可能会演变成擦音。

另一种可能是重唇发生分化时,受自身语音演变的规律即非组与晓组混同这一规律制约,匣母本读为舌根塞音,所以奉母字也随着匣母字读为舌根塞音。当然这种规律的形成和选择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密切相关。某种音在一定条件下要发生变化时,其结果莫过于两种:产生新的音类或不增加新的音类,从自身系统中寻找音色接近的音类来替代我们提供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事实:湘乡城关一类方言的见组今读多保持古读 k,还有部分见组字变读为 t,与知三章组今读塞音相同;翻江一类方言的见组今读除了 k,有一部分变读为 t,也与知三章组今读塞音合流,另有一些字变读为 四,同样能在知三章组今读中找到解释。各乡镇方言中见组变化后的读音与知三章组今读音密切相关,见组音变也没有使自身音系增加新音类。

内因和外因都有可能致语音的演变,我们只从内因的角度探讨这种语音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周边地区包括湘乡的月山镇、宁乡县和娄底市等地的方言没有发现同类情况,通语中也不存在此类现象。

我们认为奉母今读舌根塞音来源于三等重唇音的分化和匣母舌根塞音的导向。具体过程应当是:在湘乡方言中,重唇音分化出非组字时(当然这种分化也是有条件的,即合口三等的字发生分化),其中的清声母音变结果与晓母相混,浊声母字音变结果则与匣母混同。当然这种变化的机制还是源于重

唇的分化,匣母的作用在于对音变方向的引导。这种变化不能仅从音理上进行分析,还得结合音系特点、使用该方言的人们对于语音演变的语言心理等因素来解释。

三 奉母舌根塞音的演变走势

徐通锵先生曾就广州话做过推测:^[3]广州话溪母字在开齐撮三呼前变擦音 h,在合口前变擦音 f,徐通锵对此的解释是:k是送气音,如果送气的成分重一些,就等于是 kh,从 k 到 h 大概经历这样的过程:k->k^h->h^k->h-,合口字的 k 所以会变成 f,大概在 k 未变 f 之前,先经过变 h 的阶段,h 由于受合口 -u 的影响而变成 f。除了广州话中,粤北土话、桂南平话中古溪母今读的擦音 [h],学者们也多认为由塞音 [k] 演变而来。

我们认为这种推测同样适合湘乡壶天、翻江、金薮三镇方言非组字舌根塞音的未来演变。前面已经提到:尽管心里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塞音音响,发音人仍然会忽略塞音和擦音的区别,这说明壶天、翻江、金薮三镇方言非组字舌根塞音正处于动态演变中,同时也预示了舌根塞音演变方向为舌根擦音。源于音理和普通话的强势影响,湘乡翻江、壶天、金薮三镇方言的非组还会发生唇化现象,音系中将逐步产生唇齿擦音。

参考文献:

- [1] 项梦冰. 客家话古非组字的今读, 语言学论丛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 乔全生. 晋方言轻唇音声母的演变 [J]. 语文研究, 2005 (1).
- [3]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责任编辑:李珂